



以威斯·柯蘭頓（右）為小隊長，庇護箱受訓者規劃他們的災害救助計畫

最後的測試

在辛苦準備一年之後，2 名扶輪社員
及 1 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面對加入庇護箱組織
急難救助隊菁英之列的最後一項挑戰

撰文：Ryan Hyland

攝影：Alyce Henson



奈德·莫里斯（中）和他的隊友在一次訓練演習中組裝庇護箱救難包 (ShelterKit) 的物資

2016 年夏天，威斯·柯蘭頓 Wes Clanton 在找事情做。這件事——如果你認識他——而且知道他緊湊的行程——可能令人訝異。在商船公司擔任高級船員的柯蘭頓，一年有 6 個月的時間——60 天在船上，60 天下船——待在橫越太平洋的貨輪上。他也在讀研究所，攻讀海洋運輸管理的高階學位——他說：「基本上，就像是有關駕船的管理碩士學位」。

可是柯蘭頓的人生欠缺重要的一塊。年幼時，他父母——用他的話來說——「待過宣教義工團」，他們也灌輸他要有回饋社區的熱情，無論是在當地或國外。那是他加入扶輪的理由之一。他解釋說：「吸引我的是服務的部份。當時我正在尋找超越小我的事情。」（當時，柯蘭頓是阿拉斯加－Yukon 地方 5010 地區網路扶輪社社員；他後來轉到田納西州納許維爾 Nashville 扶輪社。）

然而，他想要做更多。他回憶說：「我在找當義工的機會，參加我能夠做的更大型的計畫。」就是那時候，一位朋友跟柯蘭頓談到底

護箱 (Shelterbox)。

庇護箱組織是一位扶輪社員於 2000 年在英國創立，宗旨在因應天然及人為災難，提供臨時的庇護及其他非食物的救助給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的人。2004 年，在海嘯造成十數個亞洲國家 20 萬多人喪生之後，庇護箱前往支援。2010 年海地震災及 3 年後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比較近期，庇護箱協助加勒比海颶風的災民，孟加拉及敘利亞的難民，以及受戰爭摧殘的伊拉克社區。

在不知將遭遇什麼的狀況下，現年 33 歲的柯蘭頓決定試著加入限制嚴格的庇護箱急難救助隊。這小隊 163 名經嚴格訓練的義工——大約有 20% 是扶輪社員——每年通常必須進行 2 次 3 星期的派遣任務。柯蘭頓說：「從我第一次聽說這個組織起，就覺得它似乎非常適合我的工作行程與興趣。我知道這是我能長期做的事，利用我放假的時間。」

爭取加入庇護箱急難救助小組、長達一年的辛苦過程從 2016 年 12 月開始，一份長

長的申請書寄到柯蘭頓的電子郵件信箱，這還是先通過網路測試之後的事。他回憶說：「我心裡想：『這實在太荒唐了。』申請書的要求實在匪夷所思。我的重點是要做義工，然後投入大量的時間做，可是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要的。」

可是對柯蘭登來說，挑戰結果成為吸引力的一部份。他填好申請書，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採取會讓他更接近庇護箱急難救助隊隊員這項目標的事。他說：「待完成的事項很可觀。繳交東西，大量的閱讀，看影片等等。再加上我的工作及研究所的課業，要完成這些是實在有點讓人喘不過氣來。」

包括柯蘭頓在內大約有 350 名候選人展開這個流程。11 個月後，庇護箱僅邀請其中 20 位到英格蘭的康沃爾 (Cornwall)，在那裡，一位正經八百的訓練員宣佈說：「這是各位的最後的測試。」20 人當中的其中一位就是威斯·柯蘭頓。

延伸到英吉利海峽，康沃爾的蜥蜴半島 (Lizard Peninsula) 是英格蘭最南端的地方。擔任主訓練官、身材高挑、雙臂佈滿刺青的柯林·瓊斯 Colin Jones 說：「蜥蜴半島十分適合進行庇護箱的訓練。這裡很蕭瑟荒涼，附近沒什麼東西，常常下雨，讓人感覺很淒慘。所以那真的很有用。」

在訓練期間，這批最終候選人花了幾天待在教室學習一些出任務時可能非常寶貴的技能。他們分成小隊，穿梭康沃爾各地，處理他們可能遭遇的模擬情境。瓊斯說：「我們挑選各種元素讓他們在心理及生理上準備好進行第一次的任務。」有 3 位訓練員協助瓊斯。

德州亞倫日出 (Allen Sunrise) 扶輪社社員布魯斯·賀勒 Bruce Heller 補充說：「我們在這裡儘可能給他們出難題。」賀勒是參與過 10 次庇護箱任務的老手，也是康沃爾這裡監督及輔導受訓學員的 9 個「盯梢者」之一。

麗茲·歐戴爾 Liz Odell 是另一名盯梢者。隸屬英格蘭奈爾斯沃斯 (Nailsworth) 扶輪社的麗茲出過 18 次任務。她回想她自己經歷的艱



凱特琳·溫克沃斯和柯蘭頓因應最新的假想情況。

苦訓練在體能方面要求更嚴苛，可是比較沒有效果。「一直在下雨，我們吃得很不好，不斷被吼來吼去。在那樣的情況下很難學到東西。現在的訓練比較有目標，比較全面周延。」

而且淒慘。別忘記淒慘。

如果有人出難題（原意是棒球用語「投曲球」），奈德·莫里斯 Ned Morris 就是你希望站在打擊區的人。他是釀酒師、葡萄酒顧問、也是熱衷戶外活動的人，他還具有童子軍的特質：他認為一整年的庇護箱訓練不夠，還到懷俄明州進行為期 10 天的野外訓練，並到紅十字會學習心肺復甦術及急救課程。

今年 48 歲的莫里斯是華盛頓州瓦拉瓦拉 (Walla Walla) 扶輪社社員，一開始是庇護箱宣傳大使，在美國西北部各州宣導這個組織，並協助募款。他也參加庇護箱大使體驗營。這是一項在德州舉行、為期三天的活動，模仿庇護箱急難救助小隊的任務。「我們實際體驗庇護箱急難救助小隊必須歷經的考驗」——例如讓物資順利通過海關——「並遭遇他們必須處理



柯蘭頓（中）和他的隊友正在進行一項安全訓練演練。



溫克沃斯協助架設帳篷
供流離失所的人居住。

的難題，像是一堆記者把麥克風堵到你面前。它讓我們得以一窺他們出任務時的狀況。」

這引發他的興趣，莫里斯申請正式加入庇護箱急難救助小隊，展開跟威斯·柯蘭頓一樣一整年的過程。在派任到康沃爾之前的最後一個步驟，他和柯蘭頓連同其他 14 名申請人在多倫多市郊展開為期四天的實地評估。

柯蘭頓說：「剛到時，我完全不知道將面對什麼。庇護箱鉅細靡遺列出你必須攜帶什麼（露營裝備），只要你有這些東西，你就算準備就緒。」

柯蘭頓對於這次的經驗絕口不提——「關於實際上發生什麼事我無法透露太多細節」——可是莫里斯就比較願意開口。他透露說：「那對體能的負荷沒有我預期的辛苦」，雖然他承認對心理是一大挑戰。「他們給我們的假想情境是資源有限，但需要協助的人很多。我們必須決定誰能獲得資源，理由又是什麼，實

在很揪心。那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雖然我心裡明白我們無法幫助每個人——也知道當我實際出任務時，我將也是做出這些決定的小隊的一部份。那絕非容易的事。」

柯蘭頓的沈默寡言是庇護箱的標準作業流程。當我到康沃爾時，該組織並沒有允許我看到訓練的所有面向，例如夜間簡報。我也不可以報導所看到的一切。對它訓練課程的某些細節保密，乃是該計畫成功的主要關鍵之一。出任務時，庇護箱急難救助隊員並不知道他們可能遭遇何種出人意表的事。就庇護箱而言，同樣的理由，受訓者在面臨最後的測試時也不應該知道太多。以柯蘭頓的說法來說：「在那些情境下做出反應的必須是真實的你。」

然而，近距離看到訓練流程，在沒有洩漏庇護箱祕密的情況下，以下是我可以告訴將前往蕭瑟荒涼的康沃爾的候選人的話。預期你會吃很少，睡得更少。預期會運氣不好，天氣更



庇護箱的盯梢者麗茲·歐戴爾（中）扮演一名流離失所者，聆聽莫里斯的指示。



受訓者觀看柯蘭頓（右二）和他的小隊組裝帳篷的內裝。

糟。預期不安之外就是恐懼。預期訓練官及盯梢者會教導你，但也會考驗你。最重要的，預期不可預期——然後預期還有更多的不可預期接踵而來。

那就是最後測試的艱辛的一部份。那是庇護箱的一項策略——模擬真實人生經常發

生的情況——在經歷戲劇化、甚至危險的情境之後，接著可能是與聯合國或其他一些人道組織的重要代表進行高壓力的模擬會議。無論他們要承受什麼，受訓者必須簡明扼要的回答詳細的盤問，還要自己提出關鍵的問題。莫里斯說：「你真的必須保持專注。你不能仰賴自動駕駛模式。這實在非常累人。」即使很平常的事務也可能會有意外的轉折，例如一位警察局長要求受訓者必須保證提供帳篷給在洪水中失去家園的警員才同意給予必要的簽證，而這是違反庇護箱的政策。

過程中，受訓者也要學習一些高階的醫療技術。瓊斯說：「我們有經驗豐富的醫療人員來指導處理臟器的訓練，在各式各樣我們絕對不想遇到的假想情境。可是我們知道，如果真的發生了，我們的緊急救難隊在出任務時將有能力處理。」

另外一個假想情況是設定在臨時收容所，引發了一名澳洲女性學員出乎意外的情緒反應。這名學

員的學習曲線顯示庇護箱的訓練成效多麼有效。這是我可以透露的故事。

凱特琳·溫克沃斯 Katelyn Winkworth 從父母身上遺傳到做善事的熱忱。現年 27 歲的凱特琳是布里斯本河城 (Brisbane Rivercity) 扶輪青年服務團的團長，她是負責原住民衛生



將前往參加一場重要會議的莫里斯小隊，正在協商搭船的費用。

保健宣導的官員，足跡遍及澳洲各地。她說：「我深入鄉村社區，找出最嚴重的保健問題，然後擬定計畫來處理這些問題。那可能會很辛苦，可是收穫也很多。」

庇護箱作業似乎十分適合溫克沃斯，除了一點之外：她缺乏自信。「在（審查過程的）每個階段，我心裡都會想：『我一定撐不下去。』然後我撐下去了，然後我又會想：『這次不行了。』當我進行（四天評估測驗的）第一天訓練時，我心想：『不，我應該打包回家。這實在太蠢了。我選不上的。』」

柯林·瓊斯明白評估測驗——以及康沃爾的訓練課程——可能會讓人難以承受。他解釋說：「我們不斷進行演練、假想、演練，鞭策及激勵候選人。在每次演練後，我們會讓他們做簡報，給予彼此回饋，那已經成為第二本能。表現好的人就是能夠接受回饋意見，運用在下次的人。」

溫克沃斯就是這樣。她解釋說：「我不

是很能言善道、沒有強烈自我主張、也不出面領導。我在（四天評估測驗的）頭一天半都想要發表看法，可是都縮了回去。然後，在第二天晚上，他們給我一個重要的領導角色。事實上是在那個時候我才瞭解到：『喔，大家會聽我說。』或是『我可以做出大家都會支持的選擇。』我的自我懷疑慢慢消褪。如果我沒有被賦予那個機會，我就不會瞭解到這點。我對自己刮目相看。我心想：『喔，我做得好，真是不錯。』」那是她何以獲邀到康沃爾。

課程進行到一半時，瓊斯指派溫克沃斯擔任她小隊的隊長。她回憶說：「我一開始很掙扎。當你要為一個小隊、它的方向、所做的決定負責時，你會有恐懼、興奮以及很多焦慮。我們真的很疲倦，我發現要清楚且精確溝通傳達都很困難。」

可是一天天過去，之前學習的課程浮現，小隊合作的能力也就提升。溫克沃斯說：「在團隊裡能夠快速整合是一種必須經過學習才會

的東西。我們變得更擅長找出團隊的優點和缺點。」

當她的小隊到一間充當 500 人臨時收容所的大學時，她也發現自己的情緒深受影響。在這個假想情境中，空間擁擠不堪，浴室設施嚴重不足，食物很少。

「這真的讓我深刻體會到實地出任務的感覺，看到這些痛苦的人失去一切，包括他們的家人、他們愛的人、他們的家園。我泫然欲泣，即使那只是假設情況。」

溫克沃斯的反應透露出她的主要動機。她說：「每個人都要有尊嚴這個概念對我很重要，幫助他們在人生最糟的一天重拾尊嚴也是。要能夠把這點帶到災難，讓人們能夠再度掌控他們的生活——那是我欽佩且想要參與的事。」

在度過漫長的 10 天之後，訓練結束。庇護箱的候選人都精疲力竭，之前幾天都只靠名為「老鼠包」的微薄配給過活，他們的肚子都很餓。這樣的磨難造成影響，但不只是對受訓者而已。當柯林·瓊斯頒發庇護箱急難救助隊隊員卡給候選人——是的，他們全部通過最後的測試——他似乎在強忍淚水。他的硬漢掩飾外殼已經消失。

幾個月後在澳洲，凱特琳·溫克沃斯等待



柯蘭頓、溫克沃斯、莫里斯：他們的微笑說明一切。

她的第一次派遣。庇護箱在 1 月份派遣威斯·柯蘭頓到馬達加斯加，一個颶風造成當地 50 幾人喪生，5 萬 4 千人流離失所。2 月底，奈德·莫里斯搭機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及巴布達島，停留 3 個星期評估艾爾瑪颶風及瑪麗亞颶風的緊急救難計畫。他在出發前說：「我很焦慮，也很興奮。更重要的是，我準備好了。」

扶輪及庇護箱是國際災害救助的計畫夥伴。庇護箱是登記立案的慈善組織，獨立於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之外。欲瞭解加入庇護箱緊急救難小隊的詳情，請至 shelterbox.org。要深入瞭解庇護箱及扶輪的合作關係，請至 my.rotary.org/en/learning-reference/about-rotary/partners，並可到 rotary.org/en/case-emergency 參考 2016 年 12 月號英文扶輪月刊中的〈發生緊急事件時〉（“In Case of Emergency”）。